

莫斯科高峰會議

——美蘇關係新時代的開始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七月三十、三十一日，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和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這次高峰會議成爲美蘇關係新時代的開始，也是十九年以前尼克森——布希涅夫(Nixon—Brezhnev)高峰會議所開始的一個時代之終結。在過去這一段時期內，美蘇關係的中心問題圍繞著裁軍談判，追求軍事力量的穩定平衡。

這次高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簽署「限制與裁減戰略攻擊武器條約」。關於這一點，布希與戈巴契夫於七月中旬在倫敦會晤時，已就此達成協議；因此，在莫斯科高峰會議時，僅僅舉行簽字儀式。他們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蘇聯內部政治、經濟改革、區域熱點以及進一步武器管制問題。本來，按去(一九九〇)年六月美蘇華盛頓高峰會議的協議，莫斯科高峰會議應該於今年初舉行，但當時由於美國深陷於波斯灣戰爭之中，蘇聯在波羅的海濱的立陶宛及拉脫維亞共和國進行武力鎮壓，同時莫斯科保守勢力有反撲的態勢，致使美蘇高峰會議拖延至七月底。不過，高峰會議的結果，令人滿意。

近年美蘇關係發展概況

一九八九年初，布希接掌白宮後，對美蘇關係持謹慎態度。當年八月之後，布希態度開始轉變，決定一九九〇年六月在美國舉行他與戈巴契夫之間的首次會晤。此時，東歐各國發生劇變，各共黨政權相繼失去控制，民主浪潮席捲東歐。於是，美、蘇兩國領袖決定提前會晤。不過，雙方皆強調，這是他們間的「非正式」會見。

事實上，美蘇兩國在這次高峰會議上各有所圖。首先，雙方都想摸清對方東歐政策的動向，並希望影響對方。其次，爲次年高峰會作準備。在此之前，布希與戈巴契夫雖然見過面，但尚未正式地面對面討論國際大事，因此對對方的行爲和作風不甚了解。因此，二人皆欲藉著非正式會晤，增進相互了解，熟悉對方的觀點。會議結束時，沒有簽署任何文件。在裁減戰

略攻擊武器、裁減歐洲傳統武器、美蘇貿易等方面達成一些協議。不過，這次「非正式」會議對未來美蘇關係具有深刻的影響。

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至六月四日，美、蘇兩國總統在華盛頓舉行首度正式的高峰會議。兩國總統簽署下列文件：貿易協定，關於銷毀和生產化學武器協定，關於核子試爆條約的議定書，關於核子和平用途試爆條約的議定書，合作利用原子能協定，交換大學生協定等。兩人以總統名義發表了多則聯合聲明：關於未來裁減戰略攻擊武器條約的聲明；關於下一階段戰略攻擊武器談判聲明；關於維也納傳統武器談判聲明；關於建造白令國際公園聲明等。同時，兩國外長在他們的總統面前簽署了下列協定：關於劃分海域的協定，關於研究世界海洋協定，民用航空協定，海上航行協定，糧食協定等。①華盛頓高峰會議的重點與往昔已經略有不同。從前，美蘇高峰會的重點不是武器管制，就是意識形態爭論。在這次會議上，討論重點是東、西德統一與蘇聯境內加盟共和國的問題。在裁減戰略攻擊武器方面，雙方原則同意，各裁減投擲器百分之三〇，核子彈頭各減少百分之五十。②雙方並同意，將進行第二回合裁武談判，以便裁減更多的戰略核子武器。

此時，在裁減化學武器方面，也有了起步。裁減和完全銷毀化學武器是美蘇雙方多年來共同努力的目標。但是，美蘇之間一向缺乏信任，未能產生具體結果。按此次所簽署的化學武器協定，雙方協議停止生產化學武器，並在西元二千年之前銷毀現有庫存量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其他國家加入禁產的行列，美蘇銷毀化學武器的數量還會擴大。美蘇曾於一九七四年簽署「限制地下核子試爆條約」，一九七六年簽署「關於和平用途地下核子試爆條約」；為促使這兩個條約及早生效與順利執行，雙方就兩個條約簽署了議定書，以完善關於上述兩個條約的查證制度，並將核試爆規模限制在十五萬噸以下。

此次華盛頓高峰會所簽訂的美蘇貿易協定，實際是妥協性產物。一九七二年兩國曾簽訂了一個貿易協定，後因一九七四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賈克遜—范尼克修正案」而被擱置。在此次高峰會議之前，蘇聯未如美國所預期通過移民法，准許蘇聯境內猶太人及其他公民自由離境和放鬆對爭取獨立的共和國的控制。因此，美國仍不想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而這次的貿易協定只限於投資、開放市場、財產權、商標、專利等規定。此外，按照協定，在未來五年內，蘇聯每年可從美國購進一千五百萬噸糧食。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由於蘇聯境內缺乏食物與民生用品，布希總統下令，暫時中止「賈克遜—范尼克修正案」的效力，准許蘇聯貸款購買糧食。據統計，一九九〇年上半年，美蘇貿易總額僅有十八億二千八百萬盧布（按蘇聯官方匯率計算約值

① 真理報 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第五頁。

② 國際先鋒論壇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六頁。

二十七億七千萬美元)；其中，蘇聯出口只有二億一千五百萬盧布，從美國進口多達十六億一千三百萬盧布。與一九八九年同一時期比較，雙方貿易總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七·六；易言之，蘇聯從美國進口增加了百分之六〇·八；向美國的出口卻縮減了百分之八·六。至一九九一年初，已登記的在蘇聯境內的美蘇合資企業已超過二五〇多家；在一九九〇年內完成建廠的達一〇三家。^③

一九九〇年九月九日，布希與戈巴契夫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了另一次高峰會晤，旨在討論對付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事件。當年八月二日，伊拉克突然出兵，進占科威特，並將之併為伊拉克的一省。在此情勢下，大多數國家一致譴責；美國、英國、法國等多國部隊進駐沙烏地阿拉伯以防伊拉克繼續進犯。蘇聯表示支持美國的行動，但不願派兵。兩人經過七個小時的會談，發表了一份簡短的「聯合聲明」。該聲明表示，美蘇兩國一致認為，伊拉克的侵略行為不可容忍。若大國對鄰近小國可以任意侵略，則任何國際秩序皆不可能存在。^④正如蘇聯外交部所說，在一九九〇年八月之前，伊拉克是蘇聯一個重要伙伴。^⑤事實上，伊拉克是蘇聯軍火工業的主顧，伊拉克很多基本設施都是在蘇伊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蘇聯此次能够與美國協調一致制裁伊拉克，是國際關係上的一個嶄新的現象，也徹底地改變了國際危機處理方式。蘇聯一向以阿拉伯國家的保衛者自居，現在居然同意美國對伊拉克制裁。對布希而言，自然是外交上的一大勝利，高興之餘，自然對戈巴契夫心存感激。這是布、戈第三次會面。

去(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二十二個會員國的領袖，包括布希與戈巴契夫，在巴黎簽署了「歐洲傳統武裝力量條約」及「聯合宣言」。^⑥布希與戈巴契夫利用這一機會舉行一次晤談，討論的重點是，美、蘇兩國在歐洲演變過程及世界事務中的角色，美國援助蘇聯解決當時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制裁伊拉克等。兩人決定，一九九一年初，布希赴莫斯科訪問。^⑦在宣言中，他們矢言，不再彼此攻擊；同時，正式宣布「冷戰」結束，將建立新的伙伴關係。次日，開始舉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會議簽署了一項「新歐洲巴黎憲章」；同時決定，歐安會每年舉行一次外長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高峰會議。

- ③ 「蘇聯對外政策與外交活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i)，一九九一年三月，第一五四頁。
- ④ 「聯合聲明」，真理報(Pravda)，一九九〇年九月十日，第一頁。
- ⑤ 同註③，第一六四頁。
- ⑥ 「聯合宣言」，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三頁，「歐洲傳統武裝力量條約」，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頁。
- ⑦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頁。

美對蘇政策的取向

從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底起，美蘇關係的發展遭受了一些挫折。當時，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E. Shevardnadze）在蘇聯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上，飽受保守派人士的指責，指控其對外政策的不當，尤其在波斯灣政策上遷就美國，而憤然辭職。西方人士擔心，謝氏的辭職，可能標誌著蘇聯「新思維」外交的終結。在蘇聯選擇謝氏的繼任者的過程中，美國方面曾暗示不喜歡普瑞馬科夫（E. Primakov）出任外交部長，認為他是反美國主義者。今（一九九一）年一月中旬，戈巴契夫提名貝斯梅爾特涅赫（A. Bessmertnikh）接掌外交部，美國始感滿意。

雙方原訂於今年二月十一至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但是由於海灣戰爭方酣，以及蘇聯武裝力量於一月在波羅的海立陶宛與拉脫維亞鎮壓獨立運動，引起美國當局的關切與不滿，雙方決定予以後延。

美國政府一方面同情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的分離運動，譴責蘇聯中央的壓抑措施；另一方面給予三個共和國直接援助。一月中旬，蘇共真理報批評說，布希政府早就欲採取此一步驟，現在終於做了。白宮宣布美國將給予蘇聯所屬波羅的海濱的共和國直接援助，已經破壞了它在蘇聯中央與共和國之間所採取的脆弱的平衡政策。這是對蘇聯主權的侵犯，往後美蘇關係中可能出現困難。^⑧

海灣戰爭後期，美蘇意見漸現分歧。二月底，戈巴契夫發動外交攻勢，避免多國部隊發起陸上攻擊。蘇聯特地把伊拉克外交部長請到莫斯科洽商，美國却於此時發起陸上攻擊，使蘇聯當局極為尷尬。蘇聯為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⑨

事實上，美、蘇經過四十多年的「冷戰」，雙方受過冷戰思想感染的人太多，克服不易。因此，對很多事件往往仍以冷戰時期的概念架構加以衡量，相互信任一時難以建立。同時，在一九九一年初，蘇聯保守勢力回流，頗具聲勢，美國擔心蘇聯對內和對外政策會逆轉。另一方面，蘇聯方面若干人士認為，美國並未放棄「競爭戰略」。蘇聯前總參謀長（S. F. Akhromeev）曾著文就此進行批評。他引述布希的話說，不管蘇聯將採取什麼行動方針，它仍將是一個可怕的軍事大國，美國必須擁有現代的嚇阻力量，以確保安全。^⑩

此時，美蘇關係雖然冷卻，但是美國對蘇聯的政策則相當明朗。

⑧ 甘恩（V. Gan），「美蘇——再次破裂？」，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第五頁。

⑨ 「蘇維埃政府聲明」，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⑩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五頁。

一、對蘇聯國內的民主化採取雙軌政策。對蘇聯國內變化的情形，美國的基本政策是在兩個層次上同時行動。一方面，仍在適當的程度上支持戈巴契夫所進行的、由上而下的、定義含糊的民主化政策；另一方面，準備給予由下而上的、自發的含有民族主義動機的民主化運動以明確的援助。^⑪

二、不干涉民族問題，但支持民主自治。美國支持蘇聯境內的民主自治運動。不過，美國方面認為，民主與自治必須相互聯繫。易言之，美國並不支持任何民族單純的、不顧一切代價的自治運動。美國認為，蘇聯境內有些自治運動，不是毫無容忍雅量的極端主義，就是反猶太、反民主主義。這些運動自然得不到美國的同情與支持。^⑫

三、開始與蘇聯加盟共和國建立關係。按照蘇聯現行憲法，加盟共和國有權與外國建立關係，締結條約與交換外交及領事代表等。以往，各加盟共和國除了一些對外經濟與文化活動，很少與外國政府正式往來。去年底，美國官員表示，今後美國對蘇聯關係的重點之一是加強與各加盟共和國的連繫。^⑬因此，美國準備在各加盟共和國建立小型的領事館，以便改善與各加盟共和國的關係。目前，美國在這個措施上考慮兩個問題，一個是美國外交預算問題；另一個是互惠問題，如果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皆要求在華盛頓設立領事館，則問題就會變得複雜。

四、加強與蘇聯的合作關係。去年，美國國務卿貝克(J. Baker)在「美國美蘇關係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美國對蘇聯的關係將與美國對很多其他國家的關係相同，合作將是正常現象，歧見將限於有限的爭議。當時，他相信，正常的、乃至伙伴的關係已伸手可及。因此，他提出了美蘇今後正常化與合作關係的藍圖。藍圖的要點包括：在軍事方面，他建議成立工作小組，交換有關軍事思想和戰略資訊，並相互研究如何使軍事設施轉化為生產民生用品，以利兩國經濟發展，並研究如何避免區域衝突，阻止核子和生化武器的擴散。在政治方面，貝克警告說，蘇聯目前混亂的情勢十分危險；他建議，美國應儘可能協助蘇聯渡過民主改革的過渡期。在國際問題上，貝克建議，美國參加將設在西伯利亞的國際生態研究中心；同時，雙方已開始討論合作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毒品走私的方法。^⑭

總之，美國不願見到蘇維埃聯盟體系馬上分崩離析，同時樂意繼續與戈巴契夫打交道。關於這個基本方針，在今年七月倫敦七大工業國高峰會議上表現無遺。這次會議的最大特點是，討論如何經援蘇聯使其擺脫經濟危機；正式會議結束後，七國領袖分別與戈巴契夫晤談。在經援方面，戈巴契夫雖然沒有得到具體的收獲，但有了「七大工業國經援蘇聯六點計畫」，

⑪ 海外周刊 (Za Rubezhom)，一九九〇年，第四十九期，第八頁。

⑫ 同註⑪。

⑬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第四頁。

⑭ 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日，第一一九頁。

總算沒有空手而歸。事實上，各大工業國皆有經濟上的困難，只有德國與日本比較寬裕，但德國有東德的內困自顧不暇；日本則與蘇聯間存有領土問題，經濟關係難以修好。

不過，美國總統布希與戈巴契夫會晤時，決定了高峰會議的日期，並預期簽署戰略攻擊武器裁減條約，為美蘇關係展開了新的一頁。

會晤過程與雙方言論要點

七月三十日，美蘇兩國總統和其他高級官員舉行了首日的多次談判，並無驚人之處。雙方首腦皆強調美蘇關係的「新時代」。上午，戈巴契夫首先在克里姆林宮為布希舉行了歡迎儀式；接著，兩人舉行了單獨會談，關於單獨會談的內容沒有報導。單獨會見後，雙方舉行了擴大範圍的會談，兩國外長與其他高級官員皆參加了會議。會中，觸及了美蘇關係中的全部問題，首先是軍備控制問題，其餘則是兩國擴大經貿合作問題、南斯拉夫局勢、中東問題，以及中美洲問題等。在雙方首腦單獨晤談時，蘇聯外長與美國國務卿舉行了會商。稍後雙方有關官員簽署了五項文件：雙方政府關於在預防事故和自然災害及消除其後果的諒解與合作備忘錄，經濟領域諮詢與技術合作議定書，民航安全諒解與合作備忘錄，醫療急救協議，以及住宅建造備忘錄。¹⁵下午，布希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說，聽眾包括記者、政府官員、社會活動家、科學家、人民代表、教師和大学生。

在歡迎儀式中，雙方皆發表談話，其要點如左。

戈巴契夫說，一個歷史性新時代的開始對國家領袖而言，是一個艱難的考驗，他們必須付出重大努力，和擁有高度責任感、謹慎的現實主義，以及遠大眼光；世界政治將繼續依賴蘇、美互動關係。他指出，蘇、美兩國首次有機會在人類普遍性價值和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發展關係；雙方已經體認，彼此需要，其中一方的安全、內部穩定和強力發展對雙方皆有利。美蘇這樣的關係，不僅為兩國所需，而且也是全世界所需。¹⁶

布希在致答詞時說，他上一次是一九八五年時訪問莫斯科，從那時起，歐洲演變過程已經開始，因猜疑而極化的世界業已告終；自從戈巴契夫領導蘇聯後，已經進行很多不朽的改變，他所開始的改革已經改變了世界。在美國，每一個人至少知道兩個俄文字：*glasnost*（公開性）和 *perestroika*（改造）；而此地，每一個人都了解一個英文字 *democracy*（民主）。美

¹⁵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四頁。

¹⁶ 「戈巴契夫講辭」，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頁。

、蘇兩國的合作已向每一個領域，諸如政治的、軍事的以及經濟的領域前進。五十年來，美、蘇首次站在一起面對波斯灣的侵略。這個星期內，兩國將採取遠離冷戰的另一步驟，簽署裁武條約。最後布希說：「這兩天內，戈巴契夫總統和我希望以此為基礎，向前更進一步，使未來美、蘇關係的形成，不是建築在軍事對抗的基礎上，而是在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的基礎上。」¹⁷

七月三十日這一天，布希還會見了俄羅斯總統葉爾欽。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兩國總統繼續談判。他們以自由和彼此信任的方式，就世界情勢交換意見；世界局勢不再依據實力、對抗和軍備競賽而發展。他們共同評估新時代趨向的特徵為何，有那些積極和消極層面。他們也就自己與其他大國交往的情形交換了訊息。雙方確定了相互合作的前景和在國際政治中最重要問題上的合作關係。兩國領袖在聽取了雙方外長的工作報告後，同意在調解中東問題上採取共同的行動方針，同時，討論了有關南斯拉夫的情況。最重要的是，布希與戈巴契夫討論了裁軍過程的下一個階段，以及在新概念的基礎上達成全球的戰略穩定性。他們主張，應儘快完成禁止化學武器協定的準備工作。

雙方簽署了「美蘇關於中東的共同聲明」、「美蘇關於南斯拉夫的聲明」，及「美蘇在中美洲相互合作的共同聲明」。¹⁸美蘇此次莫斯科高峰會議的最高潮是兩國總統簽署「關於限制與裁減戰略攻擊武器條約」，這也結束了他們兩人間的第四次高峰會晤。

八月一日，布希前往烏克蘭共和國首府基輔作一天的正式訪問。在訪問期間，他對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發表演說。布希對代表們說，美國支持蘇聯所推行的民主與經濟改革，這一支持既針對中央，也針對各個爭取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的共和國。但是，他指出，那些試圖以地方專制取代中央專制的「獨立運動」是不會受到美國的支持。布希強調，美國將維持對蘇聯中央領導的關係，但對蘇聯生活中的新現實表示歡迎，希望同各加盟共和國維持友善關係。他也談到了「九加一」（九個加盟共和國加蘇聯）協議的意義。依照他的看法，這個協議已經確定蘇聯對各個爭取自主的共和國的政策，同時也加強了它們之間的友好合作。¹⁹布希的這番言詞雖然是對烏克蘭人民代表所言，實際上也是對蘇聯境內各加盟共和國及各自治共和國所言。

當日，布希從基輔返美，結束此次訪蘇之行。

裁武條約的主要內容與意義

¹⁷ 「布希講話」，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一二頁。

¹⁸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第四頁。

¹⁹ 「美國總統在基輔」，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第四頁。

「限制與裁減戰略攻擊武器條約」(以下簡稱「裁武條約」)全文(多達七百餘頁)未見公布；據報導，其內容相當複雜。條約規定，美國將裁減現有戰略武器的百分之二十八，蘇聯裁減百分之三十五；裁減後，雙方把各種投射載具減至一千六百具(蘇聯原有二、五二六具，美國原有一、八五五具)；核子彈頭方面，美國將保留九千枚，蘇聯約七千枚(美國現有一一、七一四枚；蘇聯現有一〇、七四一枚)。預計這個裁減計畫在七年內完成。在核子彈頭方面，雙方所擁有的長程彈道飛彈彈頭為四、九〇〇枚(其餘兩種投射載具為潛艇發射飛彈與戰略轟炸機，與長程彈道飛彈合稱「戰略三元」)。²⁰此外，禁止使用重型洲際飛彈，因此蘇聯現有的一五四具SS-11八型飛彈應予全部銷毀，禁止飛彈「現代化」，以限制危險的新技術，如縮短飛行時間，增加命中目標的準確度。

核子武器銷毀的過程，將在嚴格的、史無前例的管制下進行。條約預定，將有十三種查驗的形式；對生產戰略攻擊武器地點的周邊與通行道路，進行長期監視。此外，另一個有特殊意義的規定是，雙方對其試驗中的彈道飛彈，相互管制其遙控資訊。為促進條約任務的執行，美蘇兩國於條約生效之前先成立條約遵行與監督聯合委員會。條約有效期為十五年，如果到期沒有新協定取代，則可延長效力十五年。²¹

條約簽字之前，戈巴契夫表示，這個條約是多年努力的結果；這是美、蘇間史無前例的、自願裁減核子武庫的開始；這是全球意義的大事。他說，這個條約也許會遭遇不同的批評，但是他相信，現在所做的已使進一步努力成為可能和必須。在這個複雜領域內的重大工作業已完成，合作的獨特經驗業已積累。他認為，重要的是，當世界朝向經濟相互依賴、當資訊革命已把世界形成一個整體，人們漸漸了解超級軍備的荒謬；但是物質、智慧及心理方面的障礙有待克服。進行戰爭的思想應讓位於預防與阻止戰爭的概念；戰略穩定與防衛足夠的共同計畫應取代徹底殲滅假想敵人的計畫。²²

美國總統布希說，條約的七〇〇頁標誌著好幾代美國和蘇聯的努力，這個條約是邁向相互安全與世界和平的一大步；這個條約不僅僅限制核子武器的數量，而且予以縮減。但是，他認為，單是這方面的裁減還不夠，凡是危險和不穩定的武器都要進一步、更深入的裁減。布希特別表明，沒有一方因這個條約而獲得片面的優勢；相反的，它確保了兩國相互的穩定性。²³以上是美、蘇兩國領袖對裁武條約所作的評價。除此而外，一般國際輿論，對該條約的意義大多予以肯定，當然也有不少批評。茲分別陳述於後。

²⁰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第一、二頁，時代週刊(Time)，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第二十六、二十七頁。

²¹ 「多年努力的成果」，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第四頁。

²²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第四頁。

²³ 同註²²。

首先，武器專家認為，裁武條約是一個好的開始。美蘇兩國將開始裁減一些核子武器。這只是起步。據雙方領袖表示，他們不僅準備進一步裁減某些戰略武器，而且還會試圖裁減那些不穩定的武器。對蘇聯而言，該條約是蘇聯改革政策的一部分。這不僅基於純經濟的理由；而且，因為在蘇聯最好的人才大部分在軍事工業部門工作，這些人一旦脫離軍火工業，必然會投入民生必需品的生產行列，這可使經濟市場化易於完成。²⁴

其次，裁武條約使世界進一步遠離冷戰。戰略核子武器是冷戰時期的主要產物和特徵，雙方縮減部分庫存，使人類更加遠離冷戰。此次裁武條約加上去年十一月東西方所簽訂的「裁減歐洲傳統武器條約」，使四十年來超強對抗和核戰威脅暫時中止。從此，超級大國關係的起落已不在於武器競賽，而在於他們之間控制武器的進展與否。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及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時，美蘇曾接近核戰邊緣，今後這個情況將不易發生。²⁵

第三，有人認為，蘇聯的威脅已經降低，但並未終止。蘇聯核武裁減之後，仍擁有大量庫存，隨時可向美國發射。而美、蘇兩國總統所詳加討論的並不是如何防止戰爭，而是如何防止飛彈的意外或非法發射。因此，這些人認為，蘇聯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只是減少，但威脅依然存在。有些專家認為，在未來十年內，蘇聯是否會威脅西方的關鍵，在於目前蘇聯權力鬥爭的結果。最好的情況是，蘇聯內部實行民主多元化，並與外國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蘇聯中央政府有能力掌握對外關係與國防政策。這是美國政府所願見到的一種情況。最壞的情況是，強硬派的共產主義者及軍人實行政變而接掌中央政府。²⁶

最後，有人認為，條約並不能阻止雙方製造新型武器。美國官員表示，該條約的設計是容許雙方武器「現代化」的，尤其是那些威脅較低、速度較慢的武器，如巡航飛彈和轟炸機。易言之，裁武條約既沒有大量裁減現有武器，也沒阻止新武器的發展。²⁷

在蘇聯方面，對這個條約也有不同的看法。蘇聯自由派學者認為，裁武條約是遠離冷戰的步驟，且能維持權力平衡；並使雙方對若干問題採取聯合行動，甚至軍事合作。這方面，主要觀點是，在西方和蘇聯之間可以建立一個真正合作結構，面對共同的威脅，例如來自南方的新威脅，和歐洲不安定的局勢。²⁸另一方面，蘇聯保守人士辯稱，裁武過程只對西方有利。七月中旬，蘇聯一家報紙出現了一篇文章，攻擊前外長謝瓦納澤以及他所主導的三個條約（「銷毀中近程核武條約」、「歐

24 「訪問美國裁武談判首席代表波爾特(R. Burt)」，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頁。

25 英文中國日報(The China News)，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十九日，第七頁。

26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第一頁。

27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三頁。

28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一頁。

洲傳統武器條約」及「裁武條約」)。他說，謝瓦納澤及其自由主義者伙伴出賣了軍方。²⁹

此外，在整個裁減軍備上，若干蘇聯學者對西方很不滿意。例如，蘇聯科學院院士波諾馬廖夫著文評論說，他對裁軍本身極為贊成，也樂意見到蘇聯與西方關係的改善。但是，他表示，軍備在繼續成長中，主要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中。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軍事費用上看得出來。一九九一年，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軍事費用仍與前五年相同，實際上，軍備競賽仍在進行之中，其理由是「蘇聯的軍事威脅」。一九九二年美國計畫中的軍事預算為二、九五二億美元，與「冷戰」期間的水平相等。蘇聯學者指出，不久前美國國防部長錢尼接受德國一家週刊訪問時說，蘇聯仍舊是歐洲安全的最大威脅。華沙公約組織已經解體，蘇德新關係已經建立，但是北約組織仍舊繼續存在，為確保歐洲安全而操勞，他們幾乎忘了去年巴黎「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所制定的、以其方式確保安全的協議。³⁰

結 論

布希人主白宮之初，對戈巴契夫的政治立場與權力地位抱有懷疑。數度晤面後，兩人已成爲好友。隨著美蘇總統私交的莫逆，美蘇關係也進入一個新時代。

此次莫斯科高峰會議，雙方幾乎無所不談。誠如布希所說，凡是想到的問題，他們都討論過。在所討論的大多數問題上，他們都取得了共同的立場。他們共同建議在十月間召開中東和平會議；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他們正式表示了一致立場。最罕見的是，雙方對中美洲各個問題皆表達了共同意見。無論對中東問題，或中美洲問題，美蘇向來是針鋒相對的。雙方領袖在莫斯科的幾個簡短的共同聲明足以說明，雙方關係本質確實已經變了。

全世界都認爲，裁武條約的簽署是這次高峰會晤的高潮。人們對冷戰不再重演的信心增加了，美蘇關係從對抗走向合作；世界新秩序的建構，已經沒有難以克服的困難。這個條約也是美蘇兩國在思維和行動上的重大突破；雙方有意利用這個大突破，使裁軍過程永遠不再倒退。不過，兩國總統正面臨另一個艱巨工作，那就是，如何各自說服本國的保守派，讓這個條約順利完成立律程序，使其生效開始執行。

兩國領袖詳細討論了建立和改善雙方經濟關係以及進行合作的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布希總統給予戈巴契夫最大的兩個禮品：一是支持他的新聯盟條約，勸說各加盟共和國勿輕言分裂；一是承諾，美國政府將把美蘇貿易條約陳交國會批准，並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最重要的是，兩國之間猜忌逐漸減少，相互信任顯著地增加。

²⁹ 昔明替耶夫 (A. Silantiev)，「前進與外交措施」，蘇維埃俄羅斯報 (Sovetskaja Rossiya)，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三日，第三頁。

³⁰ 波諾馬廖夫 (B. Ponomarev)，「維護和平與裁減軍備」，蘇維埃俄羅斯報，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第五頁。